

十日谈

The Decameron

[意] 薄伽丘 著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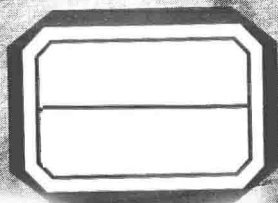
中國致公出版社

十日談

THE TALENTED MR. RAY

下

[意] 薄伽丘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日谈/(意)薄伽丘(Boccaccio,G.)著;郑连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5.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第1辑)

ISBN 7-80179-459-1

I. 十... II. ①薄... ②郑...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意大利—中世纪 IV. I54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8796 号

十日谈

译者:郑连

责任编辑:子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88

字数:7275千字

版次: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5000册

ISBN 7-80179-459-1

定价:1080.00元(全四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八天

《十日谈》的第八天由此开始，劳丽达担任女王，故事内容系述男人捉弄女人，或女人捉弄男人，或男人之间相互捉弄。

礼拜日早晨，东边的晨曦从最高的山峰上透出薄薄的晨光，黑暗消逝，万物又重新显露出清晰的轮廓。这时候，女王和同伴们都已起床，一同出门，在露珠晶莹的草坪上散步。大约在七点半的时候，他们来到了附近的一座小礼拜堂，就在那里望弥撒。回家后，大家就进午餐，十分欢乐。吃过饭，他们又载歌载舞，好不快活，直到女王打发大家去午睡安息，这才罢休。夕阳西下，大家依着女王的指示，都来到美丽的喷水池边，围成圆圈坐下，大家又讲起故事来了。妮菲尔得到女王的吩咐，首先开言。

第一个故事

古尔法度向商人借了两百个金币，同时又和商人的妻子私通，商人回来后，只说已把钱还给了他的妻子，那贪财的女人怕丑事外扬只得承认。古尔法度白捡了两百个金币。

我很满意天主的安排，今天就让我来为大家开这个头吧。各位好姐姐，我们已经见识过不少女人巧骗丈夫的诡计了，今天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男人如何使用妙计欺骗女人；但我的用意并不是想借此谴责那男人，而为女人叫屈；相反，我是要赞扬这个聪明的男人，责备那个粗俗的女人。也好让大家知道，女人如果能够辜负她的男人的信任，那男人也会这样做的。说得地道些，这不能叫欺骗，只能说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是天公地道的，理由是：

一个女人能够守身如玉，视清白为生命，固然不错。可是话虽然这样说，我们做女人的，心肠最软，真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所以我认为，只有为图钱财而与人通奸的女子才要受火刑。如果她因为抵抗不了爱情的伟大的力量，而失身相从，那么假使让一个不太严厉的法官判决起来，她是应该得到赦免的，几天前菲洛特拉托给我们讲的普拉托地方的法官审问菲莉芭太太的案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从前米兰有一个叫做古尔法度的德国的雇佣军人，他身材魁梧，忠于雇主，这在德国人中是十分少见的。在钱的问题上他一向有借有还，谨守信用，他逢到缺钱的时候，不论多少，总是很容易借到，而且利

息总是很低。这位军爷住在米兰的时候，爱上了本地的一个富商的太太。这个有钱的大商人叫做加帕罗洛·卡加特拉丘，和他相交甚好，他的妻子安勃罗佳，确是个羞花闭月的美貌女子。他一举一动，非常谨慎，所以她的丈夫或是别人都毫不知情。有一天，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感情，给她写了一封情书求她接受他的一片痴情，作为回报。

那夫人半推半就，后来，终于给了一个回话，说是她有意满足古尔法度的愿望，但是古尔法度也得答应两件事：第一，要严守秘密，绝不许泄露出去。第二，她正需要两百个金币，这个忙得请他这个有钱人帮忙。假使他肯答应，她就可以叫他如愿以偿。

在古尔法度眼中她是纯洁又如此高贵，现在看见她竟这样贪财，本来的满腔热爱都烟消云散了，而取而代之以厌恶，他就想用个巧计捉弄她一下，于是回话给她，说是他可以满足她的两点要求；还说，只要能博得她的欢心，任何事他都愿意尽力做去；请她约一个方便的时候，他好亲自把钱送来。至于这件事，除了他身边一个出入相随的心腹朋友知道外，绝对没有外人知道。

那位太太——也就是说，那个不知羞耻的女人，听到这回话，好不高兴，就答复他，说是她的丈夫过几天就要到热那亚去了，他一走她就会设法通知他。古尔法度利用这时机，去找加帕罗洛，说道：“我因为有件小事，急需两百个金币，想来跟你相商一下，不知这一回你是不是能够照平常的利息借给我？”

加帕罗洛很爽快地答应了，立刻如数把钱借给古尔法度。他几天后果真去了热那亚。他的妻子马上私下通知古尔法度，请他带着那两百个金币，到她家去和她幽会。古尔法度就带着朋友来到她家。那个女人早已在那儿等候着了。他看见了她，马上就当着朋友的面，把两百个金币交到她手里，对她说道：“太太，请把这些钱收了，等你的丈夫回来时交给他。”

那女人把钱收下，一点都没料到他是话中有话，只当他当着朋友的面不便说穿，好不让那朋友知道这是给她的过夜钱。她就回答道：“再好没有，先让我清点一下钱数吧。”

她于是把钱倒在桌子上，数了一数，两百个金币果真是一个不少。她眉开眼笑，把钱收藏起来，回头就请古尔法度到她的卧房去，满足了他的欲望。不仅是那一夜她款待了他，在丈夫没有从热那亚回来之前，她还和他一起待了好几个晚上。

那丈夫从热那亚回来之后，古尔法度算准他妻子也恰在场的时候，就带着自己的朋友跑去见他，当着那位太太的面说道：“加帕罗洛，我曾向你借过两百个金币，后来因为事情不曾办妥，那笔款子没有动用，当即原封未动地还给你的太太了，请你把这笔账注销了吧。”

加帕罗洛就回头问妻子是否收过这笔钱。她看见证人都在场，怎好否认？只得说道：“不错，这笔款子我已经收了来，却忘记告诉你了。”

她的丈夫就说：“古尔法度，这样就行了。再会吧，我会给你销账的。”

古尔法度告辞之后，那个女人明知上了当，又不得不交出那笔肮脏的钱。这样，那个善用巧计的情人，不花一文，玩了那个贪钱的女人。

第二个故事

教士以外套为质，诱奸了一个农妇，又向她借一个石臼；后来又以石臼为条件讨回抵押品，那女人只得把外套还了他。

大家听了妮菲尔的故事，异口同声地都说那个贪财的米兰女人是罪有应得。于是女王回过头来，微微一笑，吩咐潘菲洛接下去讲一个。他就这样说道：

各位好小姐，天下有一种人，我们受尽他们的欺侮却苦于没法报复——我说的这种人就是教士。他们老是像发动十字军东征一样，进攻我们的爱妻，万一他们真的攻破闺房和床帏，在他们的眼中，这种丰功伟业，真好比俘虏了一个苏丹，把他从亚历山德利亚押到了阿维尼翁，那时候，这位大英雄任凭犯下过滔天大罪也微不足道，可以一笔勾销了。可怜我们世俗之人却没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好把满腔怒火发泄在这班教士的母亲啊、姐妹啊、情妇啊、女儿的身上。我现在就打算讲一个乡下教士和乡下女人恋爱的故事，故事并不长，不过故事的结局却十分有趣，你们听完之后，就可以知道，那班教士的话是千万不能句句都相信的了。

不远的地方，有个名叫伐伦谷的村子——各位小姐即使没有到过，总也听说过——村里有一个教士，真是十分了不起，精力旺盛，专替太太小姐效劳。他学问不多，但是每逢礼拜天，他总在一株榆树下娓娓动听地向教民宣讲一套劝人为善的大道理，村里人有要出远门的，他总会及时地去看望他的妻子，带了圣水和蜡烛头去替她们祝福，还买些市场上的小玩意儿送给她们当礼物讨她们的开心。

在那许多女教民中，他最喜欢农民本蒂维涅·台尔·麦索的老婆，那女人名叫白科萝莱。她是一个轻快壮健的农村妇女，皮肤黝黑，身体结实，对于推磨子这一手，比随便哪一个女人都高强。她又是个玩小手鼓的能手，善于唱《流水峡谷》这一曲。当她回旋起舞时，手里拿着一方艳丽的丝巾，随风飘动，胜过所有别的女人。这一切都把我

们那个教士迷得神魂颠倒，使他整天在那村子里巡行，只希望能看见她。每逢礼拜天早晨，如果看到她也到教堂里来做礼拜，他一定要扯开嗓子，出尽风头地唱着“主啊，怜悯我们！”的赞美诗好似马嘶驴鸣一般，好让她知道，他有多么美妙的歌喉；如果那天她不到礼拜堂来，他唱起赞美诗来，就无精打采好像吃不饱饭一样。不过她的丈夫和她的邻人却始终不曾怀疑过他的那些行为。

为了讨好白科萝莱，他不时送上一些小恩小惠，有一日送了她一把新鲜的大蒜，这是他在自己的园子里亲手种的，据说是全村中最好的大蒜；又有一回，送了她一篮子豌豆，后来又送了她新鲜的虾夷葱、青葱。没有旁人时，就向她眉目传情，打情骂俏，谁知她忽然规矩起来，只装不懂得这一套，对他无动于衷，因此这狡猾的教士一直不曾如愿以偿。

一天中午，教士在村里散步，遇见本蒂维涅赶着一匹载重的驴子迎面而来，就问他到哪儿去。他回答道：“神父，讲实话，我有事到城里去，我要请蓬纳科利·达·纪内特莱托帮我应付一件诉讼案，所以要送些东西给他，天知道为的什么理由，法院里的起诉人出了一张传票，要我到庭去回话。”

教士听了这话，十分欢喜，对他说道：“我的孩子，我祝福你，你做得很对，但愿你早早回来。如果你遇见拉浦丘或者奈亭诺，别忘了叫他们把我连枷上用的皮带给我送来。”

本蒂维涅一口答应下来，就赶着驴子向佛罗伦萨去了。教士暗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大可以去找白科萝莱试一试自己的运气。他于是迈开大步，直奔她家而去；一走进她的屋子，就嚷道：“愿天主保佑！屋子里有人吗？”

白科萝莱正在阁楼上堆干草，听见他的声音，探出头来答应道：“啊，欢迎！神父，这样的大热天，是哪阵风把你吹到我家来了？你来有什么贵干呀？”

“承蒙天主的恩典，”他回答道，“我碰见你的丈夫正在进城去。我是特地赶来陪你的。”

白科萝莱走了下来，端过一张椅子，悠然自得地筛她丈夫在连枷上打下来的黄芽菜种子。教士等了一会就说道：“唉，白科萝莱，别老给我这样的脸看，没有你我可活不下去。”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回答道：“我可什么也没做呀，怎么会害得你到这样一个地步？”

“你什么都没有干，可连天主都愿成全我的心愿你却不同意。”

“去你的吧！”白科萝莱嚷道，“你可是个神父，怎可做出这种事？”

“说得对，”教士回答，“我们也不过是普通的男子，也干这种事的，

为什么不呢？我还要告诉你，因为我们是养精蓄锐的，我们教士对这个活儿干得比谁都好。总而言之，只要你肯乖乖地依着我，我定让你受益无穷。”

“受益无穷！”她嚷道，“你们神父全是一毛不拔的小气鬼！”

“叫我怎么说好呢？”神父道，“请你自己说吧，你要什么。你是否中意：一双鞋子或精美的丝带亦或羊毛织成的腰带？你要什么呢？”

“呸！”白科萝莱嚷道，“我可不希罕那些玩意儿，如果你真的对我这么好，那么请你给我帮一个忙，我也就答应你的要求。”

“那么你说吧，你要什么，”神父道，“我一定办到。”

白科萝莱这才说道：“礼拜六我要进佛罗伦萨城把我纺好的羊毛卖掉，顺便修理一下我的纺车。假使你能借给我五个金币——我知道这对你只是小意思而已，那我就可以从典当铺里赎出一件青灰色的袍子和我陪嫁过来的一条过节穿的裙子；这是我穿着上礼拜堂用的衣服，否则我哪儿也去不成。假使你答应了，我就依了你。”

“天主保佑我！”那教士回答，“我身边没带这许多钱。不过请相信我，在礼拜六以前，我一定可以把钱如数带给你，我怎么会不答应你的要求呢？”

“好的，好的，”白科萝莱说，“你们这些人可都爱说一套做一套，事后一定不认账。你以为我也像碧莉莎那样容易骗上手，过后就给你白白地一脚踢开吗？我的天哪，这样看来，她还不如一个妓女呢。你果真没带钱吗？那就下次再说好了。”

“哎呀，”神父嚷道，“亲爱的你可别这样对待我，这样的好机会实在难得。假使等我回去后再来，说不定有人来打断了我们的好事。俗话可说的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可是她却这样回答道：“那请自便好了。”

那教士见她主意已定没有回旋余地，除非他付出一定的代价，就改变了口气，说道：“唉，你不相信我会把钱带来，这样好了，这件天蓝色的绸斗篷作为抵押留在你这儿吧，免得你不放心。”

白科萝莱抬起头来，向教士望了一眼，说道：“真的吗？一件外套？这件外套值多少钱呢？”

“值多少钱？”教士说，“你要明白，这是‘杜爱’织造的绸哪——不，是‘特里爱’织造的——有人还说是‘加特爱’的名产呢。这件衣服，是我两星期前向旧衣铺的洛多买的，花了七个金币呢，据牛托——你知道他对这一道是最内行不过了——据他的估计，少说些，也给我便宜了五个银币。”

“真的？”白科萝莱嚷道，“我的天哪，我想都没想到过。那么把这件斗篷给我再说吧。”

教士先生急不可待地脱下斗篷交给了她；她把那斗篷藏好以后，才说道：“神父，跟我来吧，我们到干草棚去，那儿没有人会打扰我们的。”

到了那儿，教士就以无比激情的热吻迎接她，接着就叫她成了天主的眷属，玩了好久之后，才和她分手。他回礼拜堂的时候，只穿着法衣，好像是给人家主持婚礼回来似的。

他回到礼拜堂，头脑渐渐清醒起来，五个金币可够他足足收两年的蜡烛头，后悔自己不该把斗篷留下做质，须得想个什么补救的办法，不费一文把那件斗篷讨回来才好。他本就爱耍些小聪明，所以不多一会儿，果然给他想出了一条赖掉这笔钱的妙计。

第二天恰巧是一个节日，他打发邻家的一个孩子到白科萝莱家去，说是平格丘和牛托要到他家来吃早饭，他想做些调味品，所以想向她借上一个石臼，白科萝莱果然把臼子交给了孩子。到了中午，教士算准本蒂维涅和他的女人该是在一桌吃饭了，便找来礼拜堂的一个司事，对他说道：“把这臼子送还给白科萝莱，对她说：‘神父很感谢你，孩子来你家借臼子时曾留下了一件斗篷做抵押，现在请还给他吧。’”

那司事听了教士的话，来到他家，看见她正和丈夫在一起吃饭。他放下臼子，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教士说的话。白科萝莱听见他要讨回斗篷，正想反驳，她的丈夫却怒冲冲地说道：“你怎能用神父的东西作抵押呢？基督在上，我恨不得在你的头上狠狠地揍一下！赶快把斗篷还给他，你这个瘟女人！以后他问我们要什么东西，哪怕是要驴子也好，都绝不允许你有丝毫怠慢。”

白科萝莱气急败坏地站起身来，从箱子里拿出那件斗篷，交给司事，说道：“请你代我向神父转言，白科萝莱这么说：她已经向天主起誓，吃一堑长一智，从今后他休想从我这儿借到臼子来做调味品了。”

司事拿了斗篷回去，把她的话对教士说了；教士哈哈大笑起来，说道：“你再看见她的时候对她说，如果她不肯借给我臼子，我也不把我那杵子借给她了，这不就公平了吗？”

再说本蒂维涅听见他的老婆说着那种话，还道她是受了责备，在赌气，也就不再和她计较。可是白科萝莱把教士恨得什么似的，直到那年酿葡萄酒的时候，始终不曾理睬他。后来教士发狠说是要把她的灵魂送到魔鬼撒旦的口中，她这才慌了，加以这时候教士又送来了新酒和炒熟的栗子，因此终究跟他言归于好，一有机会就说笑玩耍起来。教士始终没有给她五个金币，只是替她的小鼓绷上了一张新羊皮，挂上了一个铃，她也不敢再有什么样的要求了。

第三个故事

三个朋友到缪诺纳河边去找宝石，卡拉德林把石头当做宝石捡回家中。妻子见怪，他气急败坏，把她痛打一顿，还向其他两个朋友诉苦。

听了潘菲洛的故事小姐们笑个不停，他讲完之后，女王吩咐爱莉莎接下去讲一个。她这才收住笑声，这样说道：

可爱的小姐们，我下面的故事虽短小却很有趣，而且是确有事实的，不知道是否能讲得像潘菲洛那样逗你们发笑，总之我用心讲就是了。

我们城里，什么样的怪人物都有，闹出许多稀奇古怪的事儿来。不久以前，城里住着一个名叫卡拉德林的画匠，他智力低下，为人古怪。和他时常在一起的，还有两个画匠，一个叫勃鲁诺，另一个叫布法马可，他们两位都是爱寻快乐的朋友，而且都是十分精明机警，他们和卡拉德林往来，就是想用他的愚蠢无知来取乐。

在佛罗伦萨还有一个青年，叫做马索·台尔·沙乔，头脑聪明，又很有趣，生性诙谐，专爱绞尽脑汁地弄些个恶作剧。他听到卡拉德林天生一个简单的头脑，就想用他的花言巧语骗他上当，捉弄捉弄他。

有一天，这个青年在圣约翰礼拜堂里碰到了他，看见他正独自呆望着祭坛上一个新供奉的圣体匣上的浮雕和色彩。那青年觉得要实行他的计划，在这时候、这场合，再好没有了；就拉来自己的一个朋友如此这般地说了自己的计划并小心靠近卡拉德林的座位，旁若无人地谈起各种各样的珠宝来，只听得马索在说这种珍珠有什么什么的好处，那种宝石又有怎样怎样的优点，俨然是一个资深的内行。

卡拉德林在旁边听得了他们的谈话，见他们也不避外人，就索性走过去加入了他们的谈话。马索见了，心里暗暗高兴，说得更带劲了，眉飞色舞的。卡拉德林忍不住插嘴问他，哪里可以找到他所说的那许多具有魔力的宝石。

马索就说，一般来说这种宝石都出产在“本谷地”国、“巴斯克”省的“贝林松”城里，那儿可是个神奇而富饶的地方，葡萄藤是用腊肠捆住的，花一个铜子就可以买一只大鹅，还搭送一只小鹅做添头。那儿有一座完全用帕玛乳酪砌成的高山，居民们随地可以拾到用通心面、炸肉卷和阉鸡汤做成的鲜羹。附近还流着一条小河，河里全是最美好的白酒，纯得不掺点滴清水。

“哎呀，”卡拉德林嚷道，“这真是一个好地方！不过请告诉我，他们把阉鸡做成羹之后，又怎么样了昵？”

“全都吃了呀。”

“你到过那里没有？”卡拉德林问。

“你问我到过那里没有？”马索回答他说，“嘿，我可去过无数次了，该有个成百上千次了吧！”

“那地方离这里有多远呢？”卡拉德林问。

“多远？”马索说，“一百万里都不止，哪怕你花一个晚上也算不出一个答数来。”

“这样说来，那地方比阿波罗齐还远啦？”卡拉德林又问。

“当然啰，”马索回答，“还要远一点呢。”

卡拉德林这个傻瓜，看见马索讲得一本正经，全无半点说笑的神气，因此对每一句都深信不疑，就这样说道：“可惜路程太远了些，我没那么多的钱用来当盘缠；要是近一些的话，老实说吧，我一定要跟你去一次，哪怕只见识见识他们把通心面尽往地上扔、让我吃个饱也是好的。不过天主保佑你吧，请告诉我，那儿有没有那种具有魔力的宝石呢？”

“当然有，多着呢，”马索回答他说，“那儿有两种宝石十分稀奇：第一种是‘赛第涅诺’和‘蒙第奇’磨石，把这种宝石做成磨子，麦子倒进去，就磨出面粉来。所以当地的人都那么说，说是天主赐我们恩典，‘蒙第奇’给我们磨石。物以稀为贵，翡翠多了也不值钱了，我们这儿磨石这么多，谁也不把它当一回事。说起那儿的翡翠玉石，堆得比莫莱罗山还要高，一到夜里，我的天哪，发出灿烂的光辉，真是好看煞人！对你说了吧，如果有谁能够把磨石琢磨成一对光滑的宝石，镶成戒指，拿去献给那儿的苏丹，那苏丹定会满足你所有的愿望。

“还有一种宝石，我们珠宝商叫做‘鸡血石’，这种宝石的魔力那才叫做神奇，你只要身边带着这种宝石，那么只有你看得见别人，别人就看不见你。”

“这真是无价之宝啊，”卡拉德林说，“但请问什么地方才能找到这样的两种宝石呢？”

马索告诉他，这种宝石只有在缪诺纳河才能找到。

“这宝石有多大？是什么颜色？”卡拉德林又问。

“这种宝石有大有小，”马索回答他，“大小不一，不过颜色几乎全都是黑的。”

卡拉德林把这些话默默地牢记在心了，便推说有事，告别了马索，打定主意要去找这种宝石；不过他觉得勃鲁诺和布法马可是他的再好不过的朋友，当然应该通知他们，有福共享。这天上午他就到处去找他们，要他们立即跟他一起去找，省得便宜尽让别人给占尽。他这样找了半天，直到中午过后，才猛地想起这两个人在替法恩扎女修

道院工作。他也顾不得天气酷热，反正他闲着也是闲着，他急匆匆地上气不接下气地冲到那儿，一看见他们就嚷道：“朋友，听我的准没错，我们就要成为佛罗伦萨的最大的富豪了。方才一位诚实可靠的先生告诉我，在缪诺纳河那儿出一种宝石，你只要把这种宝石佩在身边，你可就成隐身人了，所以我们的动作可得快一点儿，免得让别人先拿了去。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宝石，那些详细的情况我最清楚不过了；找到之后，我们只消把宝石藏在袋里，来到金银兑换商那里，把他们柜台上的金钱尽往袋里扫，反正也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那我们岂不是可以立即致富，不用再像从前那样辛苦到头还不见油水。”

勃鲁诺和布法马听了这话，心中可乐炸了，两人相互丢了个会意的眼色，装出十分惊叹的样子，称赞卡拉德林竟想出这样一个好主意来。勃鲁诺又问他那宝石叫什么名字，可是卡拉德林这个呆子早把那个名字忘了，只得这样说道：“管它叫什么名字呢，知道它的用途足矣！我想我们还是赶紧出发吧。”

“好吧，”勃鲁诺说，“可你总得告诉我那宝石是个什么样子吧？”

“形状各异，”卡拉德林说，“不过几乎全都是黑色的；所以我想我们只消看见一块黑石子就拾一块，这叫以全概偏，总会拾到宝石的。让我们就此动身吧，别耽搁时光了。”

“等等，”勃鲁诺说，接着又回头对布法马可说道，“卡拉德林的话说得不错，不过我想，我们应该另找一个时间的好，因为太阳正在半空中，直照着缪诺纳河，把那儿的石子都晒干了，黑石子都要给晒成白石子了；所以你必须一清早乘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去，才能找到黑石子。再说，今天是工作日，在缪诺纳河一定有许多人在工作着，我们这时候就去，他们会知道我们的秘密，还不和我们抢起来？那时僧多粥少，我们的发财梦也就别做了。如果你以为我说的话还有道理，那么照我看，我们必须挑一个休息日的早晨去办这件事，这样既能区分出黑白石子，又不会泄露我们的秘密。”

布法马可在一旁极力附和，卡拉德林终于同意了在那个礼拜日的早晨，三人一同前去找寻宝石。他又再三叮嘱他们，这事可是他从别处打听来的，所以不可以和别人乱说。然后他又把关于本谷地的种种稀奇古怪的传闻告诉他们，还发誓说这完全是实情。

卡拉德林告别之后，两人就商量好到那天应该怎么办。

卡拉德林度日如年终于盼来了礼拜日。到了那天，他一清早就起来，会齐他的朋友，一同出了圣盖罗城门，来到了缪诺纳河，走入河床，顺流而下，开始找寻宝石。卡拉德林求宝心切，所以总是一直走在最前面，他东摸摸，西看看，只要是黑石子，他就爱不释手地拾起来。

他的朋友跟在后面，偶尔也装模作样地拾起一两块石子。卡拉德

林走不多远，衣襟里已经塞满石子，只得兜起下摆用腰带系好，做成一个大袋子；可是不多一会，这袋子又装得满满的了，只得又把披肩当做袋子，这袋子不久也装满了。

布法马可和勃鲁诺看见卡拉德林已经拾的多得不能再多了，而且又快到吃中饭的时候了，他们就依照预定的计划实行起来。勃鲁诺首先问道：“卡拉德林到哪儿去了？”

布法马可明明看见他就在面前，却故意东张西望，回答道：“我不知道呀，刚才我还看见他就走在我们前面的呢。”

“方才，说得好！”勃鲁诺嚷道，“别傻了，他一定是丢下我们在这缪诺纳河里傻乎乎地找什么黑石头，自己却回家吃午饭去了！”

“唉，”布法马可接嘴说，“他也就只能骗骗我们了。天下还有哪个像我们这样傻的，竟会相信他的鬼话，特地赶到这缪诺纳河边来寻什么宝石！”

卡拉德林听在耳里，喜在心中，只道自己运气好，已经找到了一颗宝石，所以他虽然在他们身边，他们却看不见他，心里好不得意，悄无声息地转身回去了。布法马可看见他转过身来，又向勃鲁诺说道：“我们该怎么办呢？还是回去吧。”

“我们回去吧，”勃鲁诺回答说，“不过我要向天主发誓，以后卡拉德林休想再捉弄我们啦。如果他现在就在我们眼前，那我非要用这块石子对准他的脚跟扔去不可，也好让他痛上个把月，受到报应，看他下次还敢捉弄人！”

他话没说完，已举起一块石头向那个傻子掷去，正打中他的脚后跟，痛得他一只脚提了起来，气都喘不过来，可是他还是忍着不发一言，继续往前赶去。接着，布法马可也拾起一块石头，对勃鲁诺说道：“你瞧，这块石头倒还不错，但愿它能够打中卡拉德林的腰肢！”

话音刚落，一块石头已经应声落到了卡拉德林的背心上。总而言之，两人一路说一路走，可把个卡拉德林给砸坏了，直到他们离开缪诺纳河，来到圣盖罗城门，这才把捡拾起来的石子丢掉，停下来站在关前，卫兵们事前已得到他们通知，假装不曾看见卡拉德林，让他走进城去。他们努力克制住自己，才没有笑出声来。

卡拉德林的家在马奇那街的转角，他一走进城，就直奔家里而去。也是事有凑巧，他注定得出个大洋相。他方才沿着河流回来，这会儿穿街走巷，都没有遇到什么熟人，也没有谁向他打一个招呼——可能这时候正是午饭时间吧。他的妻子名叫苔莎，是个秀丽规矩的女人，当他带着那许多石子奔进家中的时候，她正站在楼梯口上等他等得直发急，所以一看见他，就骂道：“你这死鬼，人家饭都吃过了，你倒好，这时候才回家来吃饭！”

卡拉德林一听见这话，知道妻子看见了自己，又气又恨，嚷道：“嗨，你这个贱人！你毁了我的法术啦！老天在上，我非得给你点颜色看看不可！”

他说完这话，先跑进家中的房厅，把兜里袋里的石子都倒了出来，然后气急败坏地冲妻子撒野，一把揪住妻子的头发，把她摔倒在地，也不管她双手握紧，哀声求饶，他使尽平生气力，拳脚交加，把她打得遍体鳞伤，全身青一块紫一块的。

再说勃鲁诺和布法马可在城门边和卫兵说笑了一会儿，就远远跟在卡拉德林后面，来到他的门口，只听得他正在毒打自己的妻子。于是他们便装做才从城外回来，高声叫着卡拉德林的名字。他从窗口探出头来，面孔涨得血红，喘着气，满头大汗，请他们上楼来。这两个朋友装着上了当，很不高兴的样子，走进屋来，只见满地石头，他妻子头发零乱，衣襟褴褛，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躲在墙角里哭泣，十分可怜。卡拉德林自己却解开了衣裳，在另一个墙角里生气。两个朋友把这一对夫妻打量了一通之后，说道：“卡拉德林，这是怎么一回事？你是打算造房子吗？屋子里堆满了石头。”他们看见卡拉德林缄口不答，就接着问道：“这又怎样说起？苔莎夫人做错了什么事吗？你竟然这样对待她。这一切究竟为什么啊？”

卡拉德林带着石子赶了这么些路，又对妻子大打出手，眼看希望都要落空了，心里又气又急，所以弄得上气不接下气，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布法马可看他 not 回答，就板着脸说道：“卡拉德林，你听着：你为什么大发雷霆我们管不着，可你愚弄我们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只说带我们去找什么宝石，却把我们像两个傻瓜似的丢在缪诺纳河里，自己竟悄悄溜走，连个招呼也不打一下。我们觉得老兄真是太缺德了，以后你也别想再来寻我们的开心啦。”

卡拉德林喘着气说：“别生气吧，朋友，你们误会啦！我可真够倒霉的，说起来可真是一言难尽，已经把宝石找到了，你们只要听下去就不会再生我的气而是同情我的遭遇了。方才你们在路上互相问着我到哪儿去的时候，我离你们十码也不到呀。我就走在你们头里，在离你们俩不远的地方，只不过你们看不见我罢了，彼此只隔着几步路，先赶回家了。”

他于是从头到尾把刚才的事又向他们俩说了一遍，连个细枝末节也没放过，又让他们看留在自己背上和脚后跟上的伤痕；然后他接着说：“我说了你们可别不相信，当我带着这里的许多石头进城的时候，那守城的卫兵一句话都没跟我说。你们知道，这班卫兵平常是多么麻烦，把你的行李定要翻个底朝天，才肯放你进去。来到街上，我碰见好几个朋友和熟人，他们本来一定会招呼我、请我去喝酒的；可是现在他

们对我不理不睬、视而不见，因为他们看不见我呀。谁知到了家里，偏偏叫这个该死的瘟女人给破了我的法术，你知道，不管怎么样的宝贝，一碰到女人可就毁啦。全佛罗伦萨最幸运的我现在成了最倒霉的人啦。你想，我怎么能不狠狠地揍她一顿？这种女人，就是杀了她也不足惜呀。唉，当初我可真是瞎了眼，怎会看中这个晦气女人，还把她娶回家里！”

他越说越冒火，说着又想对那个可怜的女人动手了。

勃鲁诺和布法马可听了，费了好半天的劲才忍着不笑出来，还要装出非常惊奇的样子，一面还不住地点头随声附和；后来看见他又怒火直冒，要动手打他的女人了，才忙起来劝架，说这也不能全赖她，要怪只能怪他自己，既然知道一切宝贝碰到女人就会不灵，那么早就该预先通知她，也好让她能有个准备，到时候能回避一下。怪就怪他自己没有先见之明吧，这或许是因为他命里不该得宝吧，或者是因为他拾到了宝石不曾立刻告诉他的朋友、却存心瞒过他们，才受到天主的惩罚！

他们就这样横劝竖说，嘴皮子都快磨破了，才使他和他那哭哭啼啼的妻子和解了。他们于是告辞而去，让他对着一屋子的石头，枉自埋怨。

第四个故事

费埃索莱的教士想勾引一个寡妇，寡妇让使女做替身，陪教士睡觉；又让人去把主教请来，让他亲眼看到教士的所作所为。

听了爱莉莎的故事大家笑得肚子都痛了，女王看见她已经讲完，就吩咐爱米莉亚接下去讲一个，于是她立刻开言道：

尊贵的小姐们，我们已经讲了好几个故事，都是说明那班修士、神父、教士用尽伎俩勾引和欺骗我们女人；不过教会里的这种败行实在太多了，真是一言难尽，所以我打算补充刚才故事的内容。这位教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看中了一位有身分的女人，他可真是自不量力，不管三七二十一，竟然一味痴心妄想，可是那个女人很聪明，略施小技，就好好地教训了他。

大家知道，从前费埃索莱是一个很繁荣的城市——我们从这里可以望得见它的一座小山。现在这古城虽然已成为了废墟，但始终是一个驻有主教的教区。在大礼拜堂附近，住着一个叫做碧卡达夫人的有身分的寡妇，她有一个田庄，一座不太大的宅子。因为手边并不怎样宽裕，她也无法经常四处走动，一年里多半住在那儿。她的两个兄弟

和她住在一起，都是温雅有礼的青年。

这位寡妇年纪还轻，依然是容貌娇艳，长得楚楚动人。她常到礼拜堂里去做祷告，谁知堂里的一个教士垂涎她的美色，为她神魂颠倒，后来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向她表白，说了许多肉麻的话。

这位教士是越老越糊涂，他秉性傲慢、态度骄横，常常自以为是，因而目空一切，言语粗俗，面目可憎，真是没有一个人不讨厌他的。除了那位夫人，谁也不敢对他不敬。她非但对他没有好感，简直是看见他就头痛。不过她究竟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实在不愿和他纠缠不休，就故意这样说道：“神父，能够得到你的爱情，是我的造化；我应当爱你，而且是深深地爱你。可是我们的爱情应该是高尚而纯洁的。你是一个教士，是我性灵的父亲，再说你年事已高，怎么还可以做此有失体面的举动？再说我已是一个寡妇，不能像姑娘家那样谈情说爱了。你知道，一个寡妇更应守身如玉，所以我希望你原谅，我不能像你要求于我的那样爱你，也不愿接受你那种爱。”

这一番话说得那个教士哑口无言。他可是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家伙，还是厚颜无耻，一封又一封的情书写给她，一次又一次地托人带口信给她，甚至每当她来到礼拜堂的时候，还言语不恭，对她百般挑逗。那寡妇看见教士死缠住她不放，实在是忍无可忍，决定要好好教训他一番，非得对他用一招狠计，才能彻底摆脱他。

她先把教士的肉麻言行和她自己的计策告诉两个兄弟，得到了他们的赞同。过了几天，她又到礼拜堂去。那教士看见她来了，立刻迎上前去，依然是嬉皮笑脸的一副轻薄模样，跟她扯谈。这一回，寡妇对他特别亲热，一见面就对他抛了个媚眼，后来跟他走到一个僻静的场所，听他把老调重弹一番，最后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神父，我听人说，即使是固若金汤的城池，也经不起日夜攻打，终于要失陷；我现在的情形分明就是这样，你不断地用甜言蜜语、种种温柔的行动，向我进攻，我心底最后的防线终于被你给攻破了；承蒙你的厚爱，我只有答应你的要求了。”

“夫人，这真是再好不过了！”那教士喜坏了，嚷道，“老实对你说吧，我时常在奇怪你怎么偏能支持得这样长久呢？别的女人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搞定，所以我这么对自己说：‘就算女人是银子做的，也不值一文钱，因为她们都是经不起铁锤一敲的。’不过眼前别提这些话吧——我们几时可以约一个地方欢会呢？”

“亲爱的，你说什么时间就什么时间好了，因为我没有了丈夫，晚上的时光全由自己支配；至于地方，我心里可没有谱儿了。”

“怎么会呢？”教士嚷道，“就在我家里难道不方便吗？”

“神父，”那寡妇回答道，“你知道我家里有两个年轻的兄弟，成日

里和朋友们呆在家里，我家的房子又不大，你果真要来，必须保证绝不弄出一点声响，而且我可没法子为你点灯，你可得摸着黑走才行。要是你不介意这个，那么在我家里也好，因为我的卧房他们是不来的；不过他们的房间就紧贴着我的卧房，这边任何轻微的响动隔壁都能听见。”

“夫人，”教士回答说，“咱们先将就将就吧，以后我再想法安排一个比较方便的地方好了。”

“神父，”寡妇说，“这一切都由你作主好了；不过我求你必须保守秘密，千万不能让人知道。”

“夫人，”教士说，“你放一百个心好了；不过我想我们最好今夜就成了好事吧。”

“那样才好呢。”那寡妇回答道。于是她告诉他应该怎样前来，又和他约定了时间，然后告别回家。

寡妇家里有个女仆，年纪不小了，长得歪嘴塌鼻，斜眼暴牙，眼睛还有红眼病，那张脸可真是丑绝了，世上再难找到与之匹配的第二张脸来，你简直以为她不是在费埃索莱过的夏天，而是在西尼加利亚过的夏天。这还不算，她的臀部左右不对称，右脚有点儿带跛，走路来一脚高一脚低。她的名字本来叫西乌达，但是她长得像一只癞皮狗，所以大家管她叫做“西乌塔扎”。她生得这样奇形怪状倒也罢了，谁知她还不肯安分呢。当天夫人把她叫了来，对她说道：“西乌塔扎，今晚你要是能按我的吩咐去做的话，我就赏你一件新衬衫。”

西乌塔扎听到衬衫，马上接嘴道：“太太，只要你肯赏一件衬衫，赴汤蹈火，我可是在所不辞。”

“那就好了，”她的女主人说，“今天晚上，我要你在我的床上跟一个男人睡觉，你要非常温柔和恩爱地对待他；不过你千万不可说一句话，免得给我睡在隔壁房间的兄弟听见；过后，我就给你一件衬衫。”

“跟一个男人睡觉！”西乌塔扎嚷道，“如果有必要，对付六个男人，也不成问题！”

到了晚上，我们这位圣徒如约而来；两个兄弟依着寡妇的计划高声谈笑，让隔壁一声声都可以听到。他只得悄悄溜进寡妇的卧房，在黑暗中摸索到床边，就爬了上去；床上正睡着夫人的替身西乌塔扎。一切正如那寡妇所料的一样，我们的圣徒以为怀中是自己日思夜想的情人，就不作一声，把她连连亲吻，她也回敬他；于是教士和她寻欢作乐起来，偿了这许多日子来的相思债。

寡妇一手布置了这场趣剧，现在就关照她的兄弟可以进行底下的计划了。

他们悄悄地走出宅子，直奔大广场，去见主教。也许老天有意帮